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41

南 剧

四
下
河
南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四下河南.....盖天红述录 (1)

四下河南.....聂介轩述录(248)

四下河南

盖天红述录

第一集

剧情：赵炳兰和赵炳桂是巴州同父异母兄弟。炳兰作恶多端，炳桂屡屡规劝，竟起反感。一日，炳兰去炳桂家寻衅，炳桂妻兄田豹前来探亲，见状将炳兰一顿痛打。炳兰怀恨在心，乃贿通蔡都头，买盗攀赃，使田豹蒙诬入狱。炳兰又与其子良金、良玉定计，乘炳桂之妻田氏携子女回娘家拜年之机，将炳桂骗至家中，用药酒灌醉后打死。并将尸身从楼上抛下，声言炳桂酒醉失足，坠楼而死，企图掩人耳目，不料事为养娘李妈暗中窥见。

人物：赵炳桂（生）、赵炳兰（大净）、田氏（旦）、田豹（红净）、赵琼瑶（小旦）、赵良金（小丑）、赵良玉（小丑）、保宁府（生）、蔡都头（二净）、张雄（花面）、家院（老生）、李妈（老旦）、众衙役。

第一场

〔赵炳桂上。〕

赵炳桂：（引）韶光易过，岁月蹉跎。（诗）

春光明媚色色新，四时好景惟有春。

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

卑人、赵炳桂，兄长赵炳兰，乃嫡母所生。只因兄长喜作伤天害理之事，是我屡屡相劝，不但不听，反视我为仇敌。

想我赵门乃积善之家，思想起来，好不焦闷人也！（唱北路一流）

赵炳桂坐二堂自思自叹，
思想起我兄长横暴不堪。
他不该仗势力欺压良善，
他不该放重利盘剥人财。
他不该谋人产贪婪无厌，
岂不知因果报天理循环。
富与贵贫与贱实如梦幻，
荣与辱穷与富全凭上天。
人生在世间上光阴有限，
又何必使计巧坏了心田！
望老天将兄长心肠改变，
赵炳桂焚宝香答谢上天！
思过来想过去愁肠百转，
世上谁不愿子孝孙贤！

〔田豹上。〕（唱北路一流）
田豹：（唱北路一流）

朱天子坐江山万民欢忭，
普天下众百姓乐享安然。
恨土豪与恶霸居心不善，
用计谋欺良民无法无天。
俺田豹生就了侠肠赤胆，
遇着了不平事就要上前。
行一步来至在赵家庭院，
问一声贤妹丈可在家园？
妹丈在家么？

赵炳桂：（唱北路一流）

坐在二堂身闷倦，耳听门外有人言。

急忙上前开门看，原来大舅到家园。

喂呀呀！原来是大舅到了，请进！

田豹：（进门介）有进。

赵炳桂：大舅请坐！

田豹：有座！

赵炳桂：不知大舅驾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

田豹：好说。愚兄来得冲撞，妹丈海涵！

赵炳桂：好说。请问大舅：岳母在家可好？

田豹：家母安泰！

赵炳桂：大舅今日过得庄来，有何见教？

田豹：妹丈哪曾知道！奉了母亲之命，前来接妹丈母子一同到我家中庆贺元宵。

赵炳桂：有劳岳母挂心，令妹正要回府拜年，她母子现在后面。大舅到此，须当备宴饗乐！

田豹：又来打搅！

赵炳桂：你我骨肉至亲，何言打搅二字！

田豹：如此妹丈请！

赵炳桂：大舅请！

〔赵炳桂、田豹同下。〕

第二场

〔赵炳兰上。〕

赵炳兰：（念）

人不害人家不富，火不烧山地不肥。

在下赵炳兰。爹爹赵如山，不幸早年亡故。弟炳桂乃庶母

所生，仗他才学，屡屡欺压于我。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去到他家，指教他几句；倘若不服，定要将他饱打一顿，方消我心头之恨也！（唱北路一流）。

叹人生理应该富贵久享，
若不用奸谋计怎得久长？
恨炳桂仗才学将我诽谤，
因此上到他家细问端详。
有三言和四语不肯相让，
将奴才打一顿又有何妨？
行一步来至在炳桂门上，
吞着声忍着气手拍门墙。

炳桂开门：

同（赵炳桂上）。

赵炳桂：（唱北路一流）

适才间与犬舅细把话讲，
但不知是何人拍我门墙。

我这里开柴扉用目观望？（开门介）

赵炳兰：可恼！

赵炳桂：（接唱）

问兄长因甚事怒满胸膛？

请问兄长：怒气不息，你与谁来？

赵炳兰：就与你来！

赵炳桂：与弟何来？

赵炳兰：我且问你：想我乃是你的兄长。有道是长兄当父，虽有不是，焉有尔说之理？

赵炳桂：兄长说话差矣！有道是谏君由臣，谏父由子，谏兄由弟。今兄长所行非义，若弟不谏，岂不与兄同流合污？

赵炳兰：说得好，站上前来！

赵炳桂：有何话说？

赵炳兰：掌嘴！（打赵炳桂一耳光，唱北路一溜）

听一言不由人怒气往上，

骂一声小奴才细听端详。

仗着你才学好目无兄长，

屡屡的诽谤我所为哪椿？

赵炳桂：兄长呀！（唱）

尊兄长休得要怒气往上，

听小弟把前事细说端详。

行不义必自毙古圣明讲，

怕的是恶贯满报应昭彰。

赵炳兰：呸！（唱）

赵炳桂你不必胡言乱讲，

只气得赵炳兰怒满胸膛。

我这里使双拳将尔打丧。（打赵炳桂介）

赵炳桂：哎哟，救命呀！

〔田豹上。〕

田豹（接唱）

耳听得二堂上吵闹声张。

来至在二堂正用目观望，

胆大的赵炳兰蛮横逞强。

儿那里因甚事打我妹丈，

这一拳管叫儿命见阎王。（打赵炳兰介）

赵炳兰：田豹儿打得好，儿要记着，哎哟！（下）

〔田豹追赶，被赵炳桂拦住。〕

赵炳桂：大舅！看在小弟薄面，将他饶恕！

田 豹：便宜那狗才去了。愚兄告辞了！（唱北路一流）

赵炳兰做的事全不思想，

只由他性情拗不讲天良。

你看他兄压弟丝毫不让。

告辞了！

赵炳桂：奉送！

田 豹：（接唱）

有一日恶贯满报应昭彰。（下）

赵炳桂：哦！（唱）

我大舅他生来性情豪爽，

喜打的抱不平四海名扬。

是这等英雄辈令人钦仰；

到后堂见贤妻细说端详。（下）

第 三 场

〔赵炳兰上。〕

赵炳兰：（唱）

适才我将炳桂打，谁知田豹在他家！

又受辱来又挨打，定要用计害死他。

且住！只望将奴才打几下，以戒他下次风言闲语。谁知田

豹在他家中，反将我打了一顿。若不是逃走得快，险遭那

贼的毒手。田豹呀，田豹呀！我不害你，誓不为人。（唱）

田豹做事真可恶，平白打我所为何？

将身且把大街过。

〔蔡都头上。〕

赵炳兰：（接唱）

那一厢来了蔡大哥！

蔡都头：张雄走起！

张 雄：（内白）老子来了！

〔张雄上。〕

赵炳兰：且住！我观押解囚犯之人好似蔡都头，但不知为着什么案情，不免去问个明白，要害田豹，就出在此案上面。

有理呀！（唱）

我将大事安排定，候都头到来说分明。

蔡都头：张雄走起！

张 雄：老子来了！

〔蔡都头打张雄下。〕

赵炳兰：那厢敢是蔡都头，请转！

蔡都头：是谁？

赵炳兰：是卑人。

蔡都头：喂呀呀！原来是赵员外，这厢有礼！

赵炳兰：有礼相还！请问蔡都头：这一趟人犯不知犯何案情，解往哪个衙门而去？

蔡都头：赵员外哪曾知道！乃是野狐岭杀官劫银一案人犯，由潜江拿获，解往保宁府而去的。

赵炳兰：既是杀官劫银人犯，弟有件事相托！

蔡都头：何事相托？

赵炳兰：都头有所不知！弟有一仇人名曰田豹，特与都头商议，花银二百，做一个买盗攀赃，不知都头意下如何？

蔡都头：这样伤天害理之事，那是做得的吗？

赵炳兰：都头！这有纹银二百，事成之后再交二百，你看做得做得不得？

蔡都头：做得？

赵炳兰：做得。

〔蔡都头与赵炳兰相互哈哈笑介。〕

蔡都头：员外买盗攀赃，也要有个证物！

赵炳兰：田豹平日爱耍刀枪，拿着一件就是证物。

蔡都头：就是这个主意。请来对礼，你我做事你我知！（下）

赵炳兰：悄悄莫让外人知。田豹呀，田豹呀，狗才！管叫你明

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唱）

恨田豹他那里目无亲长，

平白的欺压我所为哪椿？

是卑人用一计花费银两，

任凭你冲天势难逃祸殃。

喜滋滋笑盈盈回家而往，

见了我二姣儿细说端详。

哈哈！（下）

第四场

〔保宁府上。〕

保宁府：（引）身受皇恩，与黎民判断冤情。（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亏，上天难欺。

下官、保宁府正堂。只因野狐岭出了强人杀官劫银，此地乃本府治下，也曾命得三班衙役前去捉拿，未见回报。人役伺候了！

〔蔡都头上。〕

蔡都头：忙将张雄事，报与大人知。参见大人！小人销差。

保宁府：立地言话！

蔡都头：谢过大人！

保宁府：本府命尔捉拿强人，可曾拿到？

蔡都头：已将大盗张雄拿到，现在堂下。

保宁府：来，带上堂来！

蔡都头：下面的，将张雄带上堂来！

〔张雄被带上。〕

张 雄：哦！（唱），

众弟兄野狐岭把官杀却，

只说是得银两一生快活。

潜江口被差役拿获住我，

手带铐脚上镣无可奈何。

行一步来至在滴水簷过，

我这里见大人忙把头磕。

保宁府：（唱）

见张雄上堂来面带凶恶，

野狐岭杀官案一定的确。

狗强盗儿那里若不实说，

有夹棍和拶子岂能逃脱？

胆大的张雄！儿在野狐岭前杀官劫银，

好好从实招来，免

张 雄：大人呀，大人呀！想野狐岭前杀官劫银，

人非是尔大

保宁府：还有何人？

张 雄：启禀大人：小人有一伙计名曰田豹，

现住富春楼，所劫

保宁府：儿不用攀扯好人在内。

张 雄：大人呀！田豹若不在内，小人也不敢乱供。

保宁府：（向张雄）低下头来！手下！

〔众衙役上。〕

众衙役：有！

保宁府：这有签票一纸，前往巴州县富春楼捉那田豹到案。

〔衙役甲向前接签票下。〕

保宁府：来，将张雄暂收内监！

衙役乙：是。下面听着：将张雄收押内监！

〔张雄随衙役下。〕

保宁府：掩门！（下）

第五场

〔田豹上，有乌鸦呼叫声。〕

田豹：（唱）

乌鸦不住当头叫，叫得田豹心内焦。

将身且把草堂到，心惊眼跳为哪条？

〔众衙役上。〕

衙役甲：奉了大人命，怎敢慢消停！来此已是田豹家中，伙计，

上前叫门来！

衙役乙：田豹开门！

田豹：听到人声语，开门看是谁？（开门介）

衙役甲：你是田豹？

田豹：俺是田豹。

衙役甲：锁了！

〔衙役乙向前欲锁田豹介。〕

田豹：且慢！众位差哥，俺田豹不知身犯何罪？

衙役甲：我等也不知道，见了大人方知明白。

田豹：想俺田豹乃是英雄好汉，这刑具不带也罢！

衙役甲：不带不好见官。

田豹：拿了过来，自带了吧！（自带刑具介）

衙役甲：真乃英雄好汉！

田 豹：走！（唱导板）

自幼儿出世来英雄志大，（唱北路一流）

守本分并不曾犯过王法。

但不知是何人将我告下，

保宁府出签票将我捉拿。

只可叹父早亡母亲守寡，

生下我独自一人侍奉与她。

俺田豹自幼儿爱习弓马，

实指望大运到保定皇家。

又谁知命运乖祸从天降，

见了那保宁府定要问他。

〔保宁府上。〕

衙役甲：来此已是衙中，有请大人！小人销差。

保宁府：田豹可曾带到？

衙役甲：现在堂口。

保宁府：带上堂来！

田 豹：参见大人！（下跪介）

保宁府：下跪何人！

田 豹：小人田豹。

保宁府：怎不抬头？

田 豹：有罪不敢。

保宁府：恕儿无罪。

田 豹：谢过大人！

保宁府：胆大的田豹！儿在野狐岭杀官劫银，如不从实招来，
本府刑法厉害。

田 豹：大人呀！（唱）

小人在家守本分，违条犯法怎敢行？

何人将我来攀定，诬我田豹做强人。

大人为官明照镜，切莫听信一面情。

大人听何人诬陷小人为盗，也要有一招对。

保宁府：来人，传张雄！

〔衙役押张雄上。〕

张 雄：参见大人！

保宁府：田豹来了，儿前去对来！

张 雄：小人遵命。田大哥呀！想那野狐岭之案已经犯了，小弟受刑不过，将你招了出来，我劝兄长招了，免受刑罚。

田 豹：胆大的强盗！我田豹与你素不相识，为何攀扯于我？

张 雄：田大哥！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劝你招了罢！

田 豹：启禀大人！此乃是强盗诬攀小人，望大人作主！

保宁府：好强盗呀！（唱）

听一言来怒气升，大骂田豹不是人。

叫人来责打四十板，看他招承不招承。

〔衙役责打田豹介。〕

田 豹：哎哟！（唱）

四十板打得我神魂不定，

只打得两腿儿鲜血淋淋。

保宁府：来，看大刑！

〔衙役抬大刑上。〕

衙 役：大刑到！

田 豹：（唱）

田豹与你无怨恨，苦苦害我为何情？

哎哟！大人呀！张雄攀扯小人，也要有一赃证。

保宁府：张雄！儿言田豹与儿同党，有什么赃证？

张 雄：启禀大人！打家劫舍用的刀枪，皆存放他家。

田 豹：哎呀，大人！想小人自幼学习刀枪，那是作不得凭证的。

保宁府：胡说！既是好人，家中岂有暗藏刀枪之理？不动大刑，谅尔不招。来，动大刑！

〔衙役对田豹动用大刑介。〕

田 豹：（唱）

从来与他未结怨，胆大张雄将我攀。

浑身有口难分辩，我田豹遭下不白冤。

保宁府：有招无招？

衙 役：无招。

保宁府：催刑！

田 豹：嗟哟！（唱）

受刑不住招了案。

保宁府：有招无招？

田 豹：愿招。

衙 役：有招。

保宁府：松刑，叫他画供上来！

衙 役：画供上来！

田 豹：（抖色）哎呀，苍天，苍天呀！想我田豹死得好不明白！（唱）

拚着一死丧黄泉。（画供介）

保宁府：来人，带去收监！

〔衙役押田豹、张雄下。〕

保宁府：这正是：为官不与民作主，枉受朝廷爵禄恩。（下）

第 六 场

〔田氏上。〕